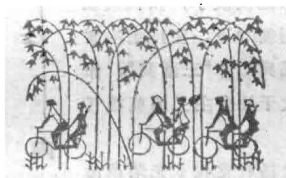


准星



准 星

——广州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警备区政治部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神奇的武器 邓华棠 (1)
- 老民兵智捉大老鼠 陈国凯 江夏 (22)
- 铁流 钟闻远 (43)
- 红霞满天 彭尔清 (58)
- 准星 戴胜德 (73)
- 攻关 孙吴远 陈国凯 彭尔清 (86)
- 伶仃洋上捉“蟹”记 区荣光 (97)
- 出车之前 肖敏刚 (114)
- 节日的喜剧 陈柏坚 志 彤 (126)
- 特殊的岗位 丁培强 (135)
- 大桥头的故事 韦庆忠 吴永顺 (146)



神奇的武器

邓华棠

今年春天，是个非常热闹的春天。看，鲜花竞开，万紫千红，在郊区人民公社的广阔土地上，到处红旗猎猎，战歌震天。社员们你追我赶学大寨，抓纲治国齐奋战，真是一派大好春光。自从去年十月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“四人帮”，接着便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。东风吹来，千帆竞发，百舸争流。人民公社社员们鼓足了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的劲头，千军万马奋战在农田基本建设的田头山岗，要把大地捧在手上，搓圆捏扁，着

意安排，你说这大地上该有多热闹啊！

且说龙潭公社虎岭大队民兵营，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，广大民兵坚决响应华主席和党中央抓纲治国的伟大号召，决心要为农业学大寨作出新贡献。他们除了保卫农业学大寨运动顺利开展外，还利用业余时间，正在虎头岭上开垦一百亩荒地，并且要引来龙潭河水，把开荒地变成水田，插下秧去，似模似样地向公社献一分厚礼。

一百几十个民兵正在紧张地垦荒时，民兵营长李大山突然“嘀——嘀嘀——嘀——”吹响了紧急集合哨子。基于民兵们一闻哨声，马上放下锄头扁担，拿起枪杆，跑步到红旗下集合，听候命令。

民兵们刚刚列好队，李营长便提高嗓门，严肃认真地对大家说：

“同志们，大家开荒十分积极，你看，一个个都汗流浹背，满面红光，好！”李营长说到这里，二排二班副班长李大胜用手肘碰了一下旁边的张辉生，小声说：“原来这紧急集合是让咱们休息休息的。”

张辉生十分赞同地说：“嗨，哪还用说，你哥哥——咱们的营长就是爱兵，会带兵，劳逸结合嘛！”

李大胜还想说点什么，只听得李营长继续说：“现在紧急集合，进行实弹射击。”

“好呀！”民兵们一听到马上进行实弹射击，一个个手舞足蹈，欢呼雀跃。

李营长当即发布命令：“李大胜出列！”

李大胜听见叫自己，立刻应了一声：“到！”持枪跑出来。

李营长一挥手，命令道：“第一个是你射击，立射三发！”

李大胜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当即跑步站到指定的射击位置上。他刚据枪瞄准，一滴黄豆大的汗珠便从额角流到右眼角，他连忙用手一抹，汗水却抹进眼里，眼睛被发咸的汗水腌得几乎睁不开来。他再揉擦一下，眼睛更发花了。他正在心里咒骂这可恶的汗水，营长已下令射击。可是，刚经过激烈的劳动竞赛，李大胜就象一匹收不住缰的野马，心头还在乱撞，胸脯一起一伏的，怎么也压不平服。他一再强制自己，屏住呼吸，以便扣动扳机，然而总是大气喘喘，毫无办法。人们看他磨磨蹭蹭的，也替他着急。李营长大声问道：“打呀！怎么打不响呀？”李大胜只好约莫瞄着，“砰砰砰”打完了三发子弹。枪响后，他的心跳得更厉害，真担心吃“鸭蛋”哪！

报靶员从远处传来报靶信号：三发，命中五环，不及格！

李大胜得知这个环数，呆呆地站着，任由汗珠往下直淌。

营长李大山用严峻的目光望了弟弟一眼，然后打开笔记本，记上环数和评语，便很不高兴地对李大胜一挥手：“归队！”

民兵们看见李大胜打了个不及格，就象一把盐撒在烧红的炭炉上，顿时“噼哩啪啦”地议论开了。

有的战士说：“咳！副班长他怎么搞的，一开头就吃败仗……”

还有人说：“他李大胜呀，这些日子是不是光顾谈恋爱啦……嘻！”

另一个人“嘘”的一声发出警告：“别那么大声，小心沙女撕你的嘴角。”

实弹射击继续着。

对于人们的议论，李大胜听不了那么多，唯有身边张辉生说的，他听得完全。张辉生替自己的副班长惋惜，说道：

“刚放下锄头扁担，干得气喘如牛的，毫无思想准备，更没有休息一下，就进行射击，谁能打得准呀！这样的突然射击——”

李大胜十分赞成张辉生的说法，拦腰插上一句：“这突然射击，不，是突然袭击，简直是拿我出洋相！”说实在的，此刻的李大胜对哥哥是很有意见的。但是，自己打不好，有意见也不好发作呀。

这时，耳边不断传来报靶声：

“三发，命中二十七环！”

“三发，命中二十八环！”

“三发，命中三十环！”

李营长命令：“再打三发！”

枪响后，只听报靶又是：“三发，命中三十环！”

李大胜一抬头，问张辉生：“这是谁打的？”

张辉生打了李大胜一拳头，说：“谁？你那个沙女呗！”

李大胜霍地一下站起来。张辉生忙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李大胜说：“我去要求再打！”

张辉生一把按下李大胜，说：“不行，这个时候你要是再打，恐怕还要剃光头的。”

刚才那些议论李大胜是因为谈恋爱而影响了射击练习的人，现在看见白沙女弹弹中红心，又嘀咕开了：“看来，李大胜不一定是因为谈恋爱而影响射击成绩的。你看，人家白沙女为什么没有受影响呀？恐怕问题不在这里。”

说实在的，李大胜在社员当中和在民兵里头是有威信的，特别在他那个班里，同志们是挺喜欢他的。他贫农家庭出身，二十九岁，初中毕业后便回乡务农，如今跟哥哥嫂嫂一起过活。他身材高大，更兼气力过人，生产队里哪副担子重他挑那副，民兵去砍树，哪条树大他扛那条，从不吝啬自己的力气，还爱帮助别人。敬老院里的用水，他包了下来，从未听过老人们说不够水用。老人们烧的柴禾是白沙女供给的，现在门口还架着几堆劈柴。他俩就是在帮助敬老院义务干活的过程中，互相帮助，逐步建立感情，谈起恋爱来的。可是，李大胜也有一个缺点，爱单打一，老是克服不了。比如他当了民兵副班长，生产队里叫他当辅导员，他说一心不能两用，硬是不干。还有更好笑的是，嫂嫂叫他去自留地里摘菜，还要他摘完菜后顺便淋一淋菜，他摘了一篮菜回来后，这才挑起桶去淋菜。嫂子说他是“石灰铺路”——自行，他却说是干完一桩再干一桩，才不会拖泥带水。白沙女也曾当面说过他：“你呀，就是不长心眼哪！”他说：“一个人不就一个心眼么，长那么多干嘛？”白沙女点着他的鼻尖说：“嘿！总有一天，你吃亏会吃在这上面的。”李大胜不以为然，笑着说：“嘿嘿！不碍事的。”

现在，李大胜射击打了个不及格，是不是就是白沙女说

的，吃亏就吃在这上面呢？李大胜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他站在民兵队列中，听哥哥在作实弹射击讲评。只听得营长在说：“同志们，今天的实弹射击，百分之八十的同志成绩都不错，可是，也有不及格的，好象李大胜就是一个。他今天打得不好，是什么原因呢？等会让他自己总结经验教训。此外，还要请白沙女同志介绍介绍经验。”营长停了停，然后用严肃的目光看着弟弟。弟弟被他看得低下了头。就在这时，营长喊道：

“李大胜同志，你出来找原因吧！”

李大胜应了一声“到”，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，对大家说：“这次实弹射击我打得很糟，什么原因呢？主要原因是对这个突然袭击毫无思想准备，连汗都顾不上擦一把，马上射击，所以打不中。我说营部这个决定也太那个了，开荒就开荒嘛，突然搞射击，练兵，能搞好么？别人也许能。我可不行。针无两头利，一手抓不住两条黄鳝。我敢打赌，如果在平时，我……”

李大胜还要往下说，营长却截住了他的话，问道：“什么突然袭击？什么平时战时？现在不是平时吗？”

李大胜说：“现在是平时，可我们正在开荒，干的都是重活，没有一丝一毫准备，你就——这还不是突然袭击么？”

李大山营长显然恼火了。他虽然克制着自己，但声调语气还挺重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敌人来打你，还得先通知你李大胜作好准备，然后才开火？真是乱弹琴！”

这时，民兵们也认为李大胜的检查不对路，于是你一言，我一语又议论开了。只听得白沙女大声地说：

“大胜不挖思想根源，只推客观，这不对！难道大伙今天都是坐在这里等候射击的么？难道就你一个人在开荒的么？为什么大家都打得不错，而你却打得那么糟？这是什么原因？”

李大胜被说得无言以对。张辉生听了也只说了一句：“厉害！”可是，李大胜心里还不服。他瞪了白沙女一眼，心里嘀咕着：“你打得好当然会唱高调了，要是你第一个打，嘿，说不定……如果现在让我再打，我保证打出个高水平。”主意拿定，他便大声说：“报告营长，二班副李大胜要求重打！”

“重打？”营长不肯通融地说：“敌人已被同志们打死了，没有打死的也做了俘虏或者被打跑了；你蛇过才拿棍，打石头还是打树头？不批准！”

接下去，李营长便请白沙女介绍射击经验了。

白沙女原来不姓白，姓刘。她爸爸为了纪念解放前夕白沙战役大捷，而女儿刚好那天出生，才叫她白沙女的。她爸爸现在是县武装部部长。白沙女读完高中后便回乡务农，跟奶奶一起过活。

对于白沙女的经验介绍，李大胜由于三枪五环的败绩而心乱如麻，听得很不完全。张辉生几次叫他不要思想开小差，他的精神就是集中不起来，老是想着自己打不中的原因在哪里。间中，他也听到了白沙女说的“平时想着战时”啦，“死老虎当生老虎打”啦，“劳动不忘练兵，要劳武结合”啦，等等。李大胜觉得这些经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而且早就听说过的。可张辉生却听得入了迷，白沙女一讲完，他便

带头鼓掌，还拉李大胜的手一起鼓掌。

李大胜鼓完掌后，咬了咬牙，暗下决心：练，往后要下死劲练！非练出个新水平来不可。

经过这次实弹射击后，李大胜真个是一有空就练。天蒙光，他给敬老院挑满了一缸水后，便一口气爬上后龙山，跑得气喘喘的，马上强制自己镇定下来，练习瞄准。他在山顶上代白沙女给敬老院劈柴时，劈得精疲力竭，这才举斧当枪，进行练习。甚至吃饭时，正吃得有味，他突然拿起筷子当枪瞄。嫂子看在眼里，便对丈夫李大山说：“听说前几天你出了小叔的洋相，你呀，连亲兄弟也不放过。看，小叔如今成了射击迷了，一有空就练呀练呀，还要不要休息？还要不要帮我做点家务？都是你！”

李大山淡淡一笑，说：“要帮你干活才好呀？好吧，从今后，淋菜、摘菜、劈柴、挑水、喂猪、喂鸡，都摊在我身上，行了吧？”

嫂嫂是个明白人，便回敬丈夫道：“都说你带兵有方，我看八成是吹的。你只让小叔蛮练，却不从思想上帮助他，不把头脑武装起来，那还不是只见禾苗好，不见谷粒精么，有什么用处？”

李大山接受批评，点着头说：“唔唔！这回你这粗人也说出细话来了，有道理。先让他练一练，我们找时间给他好生谈谈。”

李大嫂“唔”了一声，这才下米煮饭。

再说李大胜趁着月色，跑到村东的篮球场上，在枪口上

挂着两块砖头，然后据枪瞄准。他自己打着拍子在数数，当他满头大汗数到五百七十六下时，手打颤了，但口里还在数着。数到六百下，他仍在喃喃地喊：“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！”这时张辉生找他来了，一把卸下李大胜的枪，喜滋滋地说：“我的老兄，原来你躲在这里蛮干。快别练了，跟我来！”

李大胜莫名其妙地问：“干什么？”

张辉生异常神秘地说：“瞧你还蒙在鼓里，民兵们都传开了，说白沙女那天打得那么准，是因为她有秘密武器。快去找她吧，省得你在这弄得满头大汗。”

李大胜仍然呆头呆脑地问：“什么秘密武器？”

张辉生说：“嗨！我也没见过呀，反正是秘密的武器。那天她介绍经验没有公开出来，后来是一个女民兵揭开的。听说还是刘部长那次回来探望她时给她造的，所以能百发百中。”

李大胜连连摇头，说：“没有那回事，我不相信！如果有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张辉生执意要李大胜去找白沙女，愈加神秘地说：“嗨，天底下的事情多哪，你晓得多少桩？要是大家都知道了，那还算什么秘密武器。告诉你，如今就是科学发达，秘密武器多着哪！走！你也带我去开开眼界呀！”张辉生不由分说，又拉又拖，硬是要李大胜去找白沙女。李大胜没有办法，只好从枪口上卸下砖块来，背起枪，便跟张辉生一起走了。两人走到半路，张辉生卖了个关子，借口回去穿衣服，叫李大胜先走，他随后就到，便折回去了。

山区人家住得比较分散，李大胜翻过一座小山梁，跨过一条小溪，这才看见白沙女住的那个小山庄。只见白沙女屋子里电灯明亮，证明了她在家，而且屋子里还不时传出欢声笑语，很是热闹。李大胜便加快脚步，飞也似的跑过去，想看看那秘密的武器到底怎样个神奇法。

李大胜急忙推门进去，门“咿呀”一响，屋里便没人说话了，这又增添了不少神秘的气氛。只听得白沙女的老奶奶在问：“谁呀？”

李大胜答道：“奶奶，是我。”

刘老奶奶笑着说：“啊！是大胜哪，快进屋里坐吧。”

李大胜忙问：“奶奶，沙女呢？”

刘老奶奶愕然：“她不是出去找你了吗？你不是跟她一块回来的？”

李大胜也觉得奇怪：“她去找我？没遇上呀！哪，我还得去把她找回来。”

刘老奶奶说：“不用找啦，这么大个孩子，还愁她丢失了。你快进屋里坐吧！她找不到你，一会就会回来的。”

李大胜又问：“奶奶，刚才屋里头挺热闹的，你跟谁在说话呀？屋里头有谁呀？”

刘老奶奶乐了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你呀，倒是个精乖人，未进屋就晓得里头有人了，是沙女她爸爸回来了，还有你哥哥大山也来了，快进去吧！”

这下，李大胜觉得进退两难了，显得十分尴尬。光是刘部长一个人，倒好说话，因为刘部长是个平易近人，和葛可亲

的人。就是那个哥哥不好说话。如果刘部长要哥哥汇报近来民兵的训练情况，哥哥肯定会把那天自己打靶不及格的事情说出来，当着刘部长的面，多难为情呀！他真后悔不该来，都是那惹是生非的张辉生捣的蛋。李大胜正想向刘老奶奶说：“不进去啦，改天再来。”刘部长这时却从屋里出来了，笑呵呵地说：

“啊！大胜来了，怎么不进来坐呀？来来，快进来！是我派沙女去找你来的。”

李大胜没法再推辞了，只好随刘部长进厅堂里去。

刘部长倒茶、递烟，热情接待，使李大胜轻松了许多。刘部长瞧着李大胜还背着枪，便问：“怎么，今晚是你上哨吗？要不，来我家还背着枪来，真是枪不离手哪！好！近来枪法练得怎样啦？”

李大胜立正，回答说：“报告部长，我不是上哨，是练习，可我练得不好，所以要时常带着枪练习。”

刘部长鼓励他：“好嘛，勤学苦练，肯定会把枪法练得棒棒的。”

这时，李大胜完全没有拘束了。他坦率地说：“刘部长，以前我这支枪还比较好使唤，射击也从来没有不及格的。可是近来这枪就不好使唤了。那天我……”李大胜不敢直说了。

刘部长亲切地问：“三发只中了五环，是吗？是枪出毛病了？那就要修整了。毛病在哪呀？”

李大胜说：“不晓得。”

刘部长说：“不晓得可不行呀！你平时不晓得它毛病在

哪，一旦敌人搞突然袭击，怎么办？”

李大胜听出刘部长的话有弦外之音：突然袭击，这话不是自己讲过的么？他的脸唰地红了起来，耳朵也热辣辣的。他看看哥哥，哥哥一个劲在抽烟，若无其事。好吧，干脆捅穿了好说话。于是，他壮着胆子说：“报告部长，那天实弹射击我不及格，是埋怨过营长搞突然袭击。事实上，那天搞的就是突然袭击嘛！”

刘部长仍然满脸堆笑说：“营长突然袭击，加上你的枪又不好使唤，所以打不中。是吧？来，把你的枪给我看看。”

李大胜把枪给了部长，他十分希望部长把毛病找出来，然后象沙女那支枪一样，给调整一下什么，装配点什么上去，成为百发百中的神奇武器，那该多好啊！

刘部长戴上老花眼镜，李营长怕电灯不够亮，又亮着手电筒，让部长仔细检查。只见刘部长先检查表尺、准星，然后拉开枪栓，检查枪膛，再检查来复线。这是一支八成新的半自动步枪，刘部长抚摸了一会，便作出了结论：“大胜，这支枪没啥问题。真的，它没有什么毛病。”说完，便把枪交回李大胜。

李大胜的希望落空了，他真想说：“那么，人家都说你给了沙女秘密的武器，它是个啥样子的！你能帮她把平常的武器变成神奇的武器，也应该帮我把这支枪变一变呀！”话到嘴边，又咽回肚子里去。

李大山营长这时才开腔：“你呀，打不准就怨这怨那，为什么不检查一下这里出了毛病呢？”说着，他指了指自己的

脑袋。

刘部长又一次肯定地说：“大胜，你的枪实在没有问题，放心。”

李大胜着急地说：“那么，我这支枪可以跟沙女那支——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门外突然闯进一个人来，大声地抢过话头说：“他想要沙女的秘密武器，部长，你就给他吧！”说话的就是张辉生。

白沙女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她说：“谁有秘密武器？”

刘部长也觉得奇怪，问道：“谁有秘密武器呀？”

张辉生说：“就是沙女用的那支枪呗！”

刘部长说：“啊！那有什么神奇呢？沙女，你把它拿来给大胜看看。”

白沙女从自己的卧室里取出来的是一支老旧的汉阳造七九步枪。她递给李大胜说：“那天射击我用的就是这支枪，你找出它神奇的地方来吧！”

李大胜以前是见过这支枪的，非但见过，而且抚摸过，只是没打过就是了。用它去射击，他还怕它不保险呢！这有什么神奇的？他把枪交给刘部长，带着几分不屑地说：“原来是它！”

刘部长拿过枪来，感触满怀地看着枪，又看看李营长。李营长拿过枪来说：“这支枪呀，说不神奇也有它神奇的地方，刘部长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刘部长说：“看见它，我仿佛又回到那炮火纷飞的战争年

代了。”

李营长说：“这支枪原来是刘部长使用过的。”

李大胜惊奇地问：“真的？”

刘部长说：“不假。”接着，刘部长和李营长便讲起了这支枪的故事：

一九四九年，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后，挥戈南下，势如破竹。我东江游击队、珠江游击队的健儿们，为了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广州、解放广东，便对敌人展开了猛烈进攻。刘部长那时是游击队连长，在白沙村一带，一边发动群众做好迎接大军南下的支前工作，一边帮助老乡抢收夏季稻子。当然罗，战士们不管干什么活，都没忘记敌人可能随时来突然袭击。他们做好了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，要消灭敌人。那天，战士们正在田里抢收稻子，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。原来是妄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保安团来了。敌人来势汹汹，妄图把在白沙村干活的游击队包围起来吃掉。我游击队便当机立断，要来个反包围，叫敌人来得去不得。于是，支队命令刘连长带领一排战士迎战，其余马上撤出，到外围去跟支队一起“收口袋”。刘连长当时正帮助老乡挑运稻谷，满头大汗，喘着粗气，命令一到，便带领战士立即投入战斗。战士们虽然干了半天重劳动，但一个个举起枪来弹无虚发，打得敌人哭爹喊娘。刘连长他们打了一阵，又退几步，好让外围同志把口袋收得更紧。敌人虽然伤亡惨重，但看见我游击队步步退却，以为得计。就在这时，我军开始了反包围的进攻。刘连长带领战士们从后山岗跃出，如猛虎下山，直扑